

# 新法螺



A541



1813

新法螺先生譚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7 6628B

1630431

科學小說  
新法螺先生譚

昭文東海覺我戲撰

覺我曰。甲辰夏。我友吳門大笑生。以所譯日本岩谷小波君所譯滑稽譚。法螺先生前後二卷見示。余讀之。驚其詭異。暑熱乘涼。竊攬之。與鄉人團坐。作豆棚閒話。咸以爲聞所未聞。條驚條喜。津津不倦。至三日而畢。次夜集者益衆。余不獲辭。乃爲東施效顰。博梓里一粲。不揣簡陋。附諸篇末。大雅君子。尙其諒諸。

新法螺先生曰。諸君乎。抑知余之歷史。其奇怪突兀。變幻不可思議。有較甚於法螺先生者乎。諸君其勿譁。聽余之語前事。

余幼時。頗迷信宗教者言。深信所謂天堂也。地獄也。以爲偌大世界。何事蔑

## 新法螺先生譚

有科學家僅據礦物界。植物界。動物界。種種之現象。種種之考察。以爲凡物盡於斯。凡理盡於斯。使果然焉。則世間於科學外。當無所謂學問。不復有發明矣。而實驗殊不然。何哉。余本此問題。愈思愈疑。愈疑愈思。旣而奮然曰。余苟局局於諸家之說。而不能超脫。張其如炬之目光。展其空前之手段。是亦一學界之奴隸而已。余決不爲。余決不爲。

雖然。余旣抱此宗旨。而於着手之處。終覺無所適從。悠悠忽忽者。已越二年。余思余能力之薄弱。自怨自艾。腦筋紊亂。初不自主。信足飛跑。登一高山之巔。此山之高。在海面上。當三十六萬尺。已絕無空氣。余此時心有專注。肺之呼吸。於動足時。早已忘卻。所以於無空氣處。亦不覺困乏。忽然大風一陣。自余頂上。數萬萬尺處。以一秒鐘百萬尺之速度。自上而下者。復自下而上。又而東而南。而西而北。余細察知非尋常空氣之流動。實自諸星球所出之各。

吸力若大若小若縱若橫交射而成余所至之山巔卽此無量吸力之中心點而余以孑然之身當其衝余又何能自持蓋甫駐足砉然一聲或豎蜻蜓或豁虎跳飛馳馳驟捷於流星如入旋渦如轉紡車意亂心瞀殆難言狀遂不覺昏然暈絕

余之遇此大風不僅余身被其顛倒舞弄也余身中之諸元質因此動力或渾而化合或驅而化分一時破壞者建設者排除者一秒時速至一百次所以余身自入吸力中僅暈絕二十四小時而余之神識遂清頓覺余之精氣神虛空之一部分別成一團體余無以名之卽以宗教中普通名辭命之曰靈魂真實之一部分別成一團體余無以名之亦以宗教中普通名辭命之曰軀壳

異哉余以一身儼成二人眞令余不可思議余靈魂之一人諸君聞之必然

## 新法螺先生譚

失笑。其形若徑一寸之球。其質爲氣體。用一萬萬億之顯微鏡始能現其真相。其重量與輕氣若一百與一之比例。無眼無耳。無鼻無舌。而視倍明而聽倍聰。而嗅倍靈。而辨味倍眞。無手無足。而取攜倍便。而行走倍捷。身中絕無循環系統。呼吸系統。消食系統。神經系統。而一切功用無不全備。余於此時不覺大喜。想從此考察一切。必易爲力。然有一困難之問題也。因量過輕。不能留於空氣中。則此身不知飄泊何所。將若行星之旋轉空中乎。抑被大力者所吸。而牢固附麗於一處。將成永靜性乎。余思及之大懼。幸也。余身被吸力所驅逐。及絕而復蘇。二身同時落於喜馬拉雅山哀潑來斯之最高峯上。余軀壳之一人何如。又諸君所急欲聞者也。眼耳鼻舌手足均與前無少異。循環呼吸消食諸系統亦未嘗變更。而獨巍然之大好頭顯中少一物。卽腦藏是也。余思既無腦藏。則身中神經系統必不一具。以後不能思想不能運

動。卽。與。死。人。無。異。余。雖。得。一。靈。魂。之。身。而。此。軀。壳。之。身。已。無。所。用。之。然。則。余。前。所。經。歷。皆。爲。幻。境。余。之。所。念。皆。爲。妄。想。余。身。殆。爲。已。死。之。身。卽。放。聲。大。哭。久而久之。至二十四點鐘之久。始稍稍收淚。然淚痕固滿面也。此時余若有所觸。忽然大悟。余身苟已死。何以能哭。且何來淚之滴下。余前所經歷。旣明明。經歷何得謂爲幻境。何得謂爲妄想。而此時余明明有二身。一爲靈魂。一爲軀壳。則將來善用此二身以研究一切發明一切。是余祇一人。其功效不啻倍於人之一身也。余之幸福。殆舉古今中外莫有與匹者。而余儼得享受之。不覺大樂。放聲而笑。磔磔不可復止。及至收聲。則又閱二十四點鐘之久矣。而余遂大悔。以余忘光陰之可惜。僅此一哭一笑。已費四十八點鐘也。余誠荒謬。余成荒謬絕倫。

余於此後。卽有一大能力。余於哀潑來斯峯頂所試驗而得者。其能力如何。

## 新法螺先生譚

余能將軀壳之一身與靈魂之一身可渾而爲一可析而爲二又可以靈魂之一身析爲二而以半入於軀壳中可以軀壳之一身析爲二而以半包於靈魂外且縱分析其能力依然不失毫釐余因思是山爲衆山之祖世界所屬目是峯爲之山最高峯常人所不易到余旣欲發大慈悲展大神通則莫適宜於此山之此峯諸君乎猶記前十二年十月三十日冬至世界光明如白晝之午後十二點鐘乎卽余試其權力之第一次也

余在峯頂首先攷察之問題卽人身能爲發光體否當時余之二身併力研究忘食忘寢者幾一月乃將靈魂之身煉成一種不可思議之發光原動力其光力之比例與太陽若一萬與一與月若二百萬萬與一旣有成效遂於十月三十日將軀壳之身面東背西立於峯頂輕輕將靈魂之身高捧至頂上靈魂之身四面射出最强之光線使全世界大放光明余卽以余所發之



也。光與日球所發之光。一一評論。而余之光。占優點者有三。想諸君亦以爲然也。

一日光行直線。致地球之上。向日者晝。背日者夜。余光行曲線。全地球上。卽於發光處在反對地位者。亦爲光力之所及。

二日光因發光處過烈。人目不能正視。余光則光點排勻。無濃淡之分。卽正視亦不刺目。

三日光與各質點化合。泰西人雖定有愛湮耳其名詞。究之光線之能力。不復再見。而余光所射處。化合之功用。既不遜於日光。最奇者。能使各物質皆有留光之功用。所以余之光僅射一點鐘。而世界之光明。乃至三點鐘。皆由各物體質所回射者也。

余於初次試光時。旣得此三優點。而有不逮日光之一事。伊何事。卽熱力是。

也。余知是光。尚須改良。余當發光時。有動余之感情者。因光力所及。亞美利加洲。適當日中。歐羅巴洲。適當日夕。正爲極繁盛時。侯國民莫不精神炯炯。幸是日大氣陰黑。日光爲密雲所遮。得顯余光之能力。一時光明照澈。歐美洲人。咸大驚異。若天文家。若理化家。若博物家。因見凡物皆失其影也。於是各憑其所學。而推究發光之源。議論紛紜。辨駁雜作。或以遠鏡窺測。或以量光器試驗。或以照相器映像。終以光點勻排。未得端倪。余固笑其科學之尙爲幼稚時代也。此時靈魂之身。光力所及。山川動植物。一一反映於發光處之膜上。因此膜上。兼有放大之作用。不啻遍身皆眼。所以凡有一方釐之容積者。已若纖毫畢見。然以歐美近日。自詡爲文明之國民。余亦如不欲見。是何爲者。則以余之面東而立。深有望於黃河長江之域。余祖國十八省大好河山。最早文明之國民。以爲得余爲之導火。必有能醒其迷夢。拂拭睡眼。奮

起。直。迫。別。構。成。一。真。文。明。世。界。以。之。愧。歐。美。人。而。使。黃。種。執。其。牛。耳。孰。意。映。余。光。膜。者。無。一。不。嘯。氣。如。雲。鼯。聲。如。雷。長。夜。慢。慢。夢。魂。顛。倒。蓋。午。後。十。二。點。鐘。羣。動。俱。息。即。有。一。小。部。分。未。睡。之。國。民。亦。在。銷。金。帳。中。抱。其。金。蓮。尖。瘦。玉。體。橫。陳。之。夫。人。切。切。私。語。而。置。刺。眼。之。光。明。於。不。顧。余。於。是。大。怒。擬。欲。以。余。身。爲。烈。火。爆。成。無。量。數。火。球。將。此。東。半。球。之。東。半。一。舉。而。焚。之。使。爲。乾。淨。土。復。成。一。未。闢。之。大。洲。而。畀。之。將。來。之。哥。倫。巴。無。如。余。光。之。缺。點。正。因。無。熱。力。嗒。焉。若。喪。兩。腕。無。力。竟。以。余。靈。魂。之。身。失。手。而。擲。於。地。上。險。哉。險。哉。余。之。一。擲。也。余。靈。魂。之。身。雖。爲。氣。質。其。不。爲。他。氣。所。攙。雜。者。實。存。一。種。不。可。思。議。之。彈。力。性。故。當。擲。身。時。四。分。之。一。因。本。體。之。離。心。力。爆。出。數。十。丈。外。其。餘。大。部。分。則。因。本。體。之。彈。力。直。上。空。中。既。出。空。氣。界。外。因。地。球。自。西。至。東。運。轉。之。餘。勢。方。向。漸。變。而。猛。力。向。上。猶。未。稍。減。漸。入。月。軌。道。內。僅。越。

## 新法螺先生譚

一二分時。竟與繞行地球之月世界相遇而生一大衝突。幸也。余身失去四分之一。卽結合力亦減四分之一。否則撞擊之下。月世界且化成數塊。向空中墜落。地球失去此衛星。長爲黑夜。我同胞將責余賠償。此月世界科以毀損公物之罪。余實無以應命。且不能辭其咎也。余乃少偏行向復往上昇。而月世界因此衝突。蒙大損害。山崩坍而成湖。湖積累以成嶺。沙飛石走。塵埃蔽空者。亘數年。歐人某以發見月中火山。佈告全球。不知實卽相撞之餘威也。嘻！其見亦陋矣。

諸君乎。余靈魂四分之一。爆出於數十丈外者。果何往乎。當爆出時。余大驚。余軀壳之身。以至敏捷之手段。趕往拾取。而位置之於軀壳之內。余於時。深喜。軀壳中亦少有靈魂矣。夫哀潑來斯峯頂。四周隆起。中凹如盂。積雪融水。匯成大湖。泰西地學家。咸以此種山嶺。必爲昔年火山噴口。諸君之所習聞。

也。余以有靈魂軀壳之身。孑然獨立茲山之頂。悵望靈魂之一大部分。不知飛歸何所。余身正如失羣之雁。分飛之燕。心中慘怛。莫可名狀。忽有大聲起於足下。若億兆霹靂。同時爆裂。令余亡精喪魄之一事。伊何事。則此地火山復行發火。而余適當此爆發之缺口也。

當是時。余身與沙石泥土同其速力。飛向半空。不致爲沙石泥土等所衝擊。所懼者。上行之力。漸上。漸失。與地心之吸力相消。既等而爲。則此身以本體之重量。一落千丈。直向地心。苟觸於地面之山石。必粉身碎骨。不復能生存於世上矣。果也。上行僅一分鐘。見足下砂石。其彈力小者。已紛然下墜。而余亦身往下落。按第秒一十四尺二二。第二秒四十二尺六六。第三秒七十一尺一。墜物漸加速率之。公例如礮彈之脫口。直往下落。余斯時魂搖魄動。知數十秒後。余身殆無幾希復生之望。孰意火山既爆。缺口甚深。余身適落

## 新法螺先生譚

其中下墮一點四十五分時。地中之質。在眼前經過者。已十三類。余想已爲最下之花崗石層矣。而下墜之勢。猶未已。余殆將穿地心而至亞美利加洲乎。且墜且思。映於眼簾之地質。又變五次。閱時計十五分時。余身嗒焉着於實體上。余目眩耳聾者久之。始稍稍運其目光。觀察余身所墜處爲何地。噫。奇哉。余身乃墜於一家之坑上。坑上被褥厚尺許。臥一白髮之老翁。正入夢鄉。余墜其側。翁忽見穿其家屋墜下一人。乃大驚怪。急振衣起。見余開目四顧。翁乃曰。噫。余謂世界終無開目之人矣。君自何來。噫。余誤矣。余乃憑一己之私見。上帝其赦余。妄評論世人之罪。余曰。翁。余將有所質問。翁能舉以示余乎。翁曰。苟余所知者。願悉以告君。余曰。謝翁。願翁告余此爲何地何名。翁曰。君不知乎。此爲前中國河南省之正中。余驚曰。噫。中國乎。余爲地面之中國人。實不知地底之中國。亦有所謂河南省者。翁乎。地底之中

國幅幘之大有幾何。翁曰：觀前之歷史，殆未有如今日之大者。我國今已有二十二行省。余曰：人口有幾何？老人曰：男女約四萬萬。余曰：翁何姓氏？翁曰：老夫姓黃，名種祖，世居本省。余曰：翁壽幾何？翁曰：余生僅十餘日耳。余笑曰：翁誤矣！然則余生已三十年矣。翁生十餘日已耄，余可爲翁第十世之始祖。翁訝曰：君已生三十年，乎是依何種攝生法而少壯若此？余乃放言曰：翁以爲余年爲奇耶？余父今年已六十，大余一倍。余祖母若存在，則年且將九十。然其沒時年亦八十有四，不更大耶？翁曰：世有如是之長壽人種，誠不可思議。余生於世，雖無幾時，然余國中之國民，有生數秒、時數十秒、時而死者，有生數分、時數十分、時而死者，其壽者僅二三小時耳。最壽者不得過四小時，而老夫乃至十數日未死，國人知之方目，余爲怪物不意。君竟生至三十年，且以生至六十年、八十年，欺余！噫，余知之矣。君特吹大法螺以誑余耳。

## 新法螺先生譚

余曰。余豈誑言哉。雖然。此何時乎。翁曰。已過夜半。天將明矣。爲午前四點五十分時也。君試觀桌上之記時器。卽知余言不謬。余卽觀桌上。果見有奇異之記時器。此器周約五尺許。有三針。針長八寸。但聞窣窣擺聲。而三針無一稍動者。余曰。此器有秒針乎。翁曰。此長者秒針也。余曰。秒針胡不動。此針適已壞乎。翁曰。否。否。秒針固非能一看卽見其動者。余曰。何謂也。翁曰。君尙不知乎。是何年歲之大。而智識之幼稚也。余語君。一日當分爲二十四時。每一時六十分。每一分六十秒。余曰。然。翁曰。每一秒一千二百九十六萬微。余曰。翁誤矣。每一秒六十微耳。翁曰。否。余未聞有以六十微爲一秒者。余之記時器。固以一千二百九十六萬微爲一秒也。

覺我曰。一千二百九十萬微。爲時鐘之二十一萬六千秒。卽三千六百分。卽六十小時。卽二日半。是黃種老人之記時器。以一秒時當今之二日半。



一分時當今之一百五十日。一小時當今之二十五年。二十四小時當今之六百年。宜其最壽之人。不得過四小時矣。朝菌晦朔。螻蛄春秋。世間物我之不齊。誠有如此哉。

余聞言大駭。默計彼器所記之秒數。固大於余器所記之秒數。有二十一萬六千倍也。然則彼以六百年爲一日。已生十餘日。如以十五日計之。殆已有九千歲。余生僅三十年。乃欲爲彼十世祖。不知彼正可爲余三百世以上之始祖也。是誠奇談。然余也以火山爆發。直入地底。竟得與三百世以上之始祖抵掌高談。是亦一奇事。

余復問翁曰。翁家何寂寞乎。翁有子孫若干。翁曰。余之子孫。殊難以數計。除飄流海外者不計。約有四萬萬子女耳。余曰。然則翁言國中有四萬萬男女。則皆翁之子孫矣。翁曰。然。余至是乃確信翁爲八九千年之人物。而其姓名

## 新法螺先生譚

爲黃種祖之有故也。余曰：翁亦知子孫之情形爲何如乎？翁曰：余雖僻居此處，恒有能力以指揮此多數之子孫，惜子孫之壽算太促，余僅每日睡八小時耳。而余之子孫已更數世，紊亂綱紀，至不可收拾。子孫鮮振作者，每賴余之扶持。然余老矣，力疲矣，又何能常爲牛馬以沒世乎？余曰：翁亦知現時之子孫爲何如乎？翁曰：未也。君旣醜，余睡魔，盍同往一觀。與余曰：可。

翁下坑，余隨之出室門，入一幽暗之隧，十步許至一門，額曰：外觀鏡。門外一片光明，如玻璃之映月光，又如電燈之照夜，纖毫畢見，殆無一能遁影者。翁導余坐預備之睡椅上，翁嘔氣良久，幕上光暗，命余視之。余目光所注，乃在似玻璃非玻璃一種之穹形天幕上，大觀哉！此幕也，巍然而高者爲山，涓然而流者爲水，葱然而矗者爲林木，飛者禽，走者獸，蠕動者昆蟲。至於人類，則呀呀學語者扶杖，龍鍾者操并，白習工業之婦女，各執其業，各勤其事。之男。

子。以。及。赤。體。裸。身。之。野。蠻。莫。不。一。一。呈。形。於。幕。上。余。與。翁。默。不。一。語。熟。視。良。久。翁。喟。然。歎。曰。噫。余。僅。睡。五。小。時。孰。意。我。子。孫。乃。有。是。之。怪。現。象。乎。余。曰。翁。何。謂。翁。曰。君。不。見。乎。此。幕。上。乃。有。一。重。烟。氣。余。孰。視。果。見。幕。上。縷。縷。絲。絲。若。縈。若。裊。烟。氣。蓊。然。余。曰。此。何。氣。也。翁。曰。余。亦。不。知。雖。然。必。非。佳。氣。余。子。孫。中。其。毒。無。噍。類。矣。

正。言。間。烟。氣。大。增。天。幕。上。乃。有。一。層。之。暈。嚮。之。畢。呈。於。眼。前。者。至。是。乃。少。糝。糊。翁。蹶。然。起。不。及。言。攜。余。腕。便。走。余。觀。其。惶。急。之。狀。知。必。有。大。變。異。余。足。不。停。踵。隨。之。行。乃。入。一。光。明。之。小。室。室。有。顏。曰。內。觀。鏡。室。內。一。長。桌。桌。上。排。列。若。大。若。小。若。長。若。短。若。方。若。圓。種。種。不。一。之。玻。璃。瓶。翁。舍。余。腕。往。桌。邊。宛。如。極。有。學。問。極。有。經。驗。之。化。學。師。將。桌。上。各。瓶。一。一。取。入。黑。幕。內。其。手。腕。之。敏。捷。實。堪。詫。異。未。幾。復。一。一。取。出。陳。列。桌。上。而。空。瓶。內。已。與。前。異。有。若。流。質。者。

## 新法螺先生譚

有若定質者。有若氣質者。其色或黃。或赤。或青。或如茄花。或若葵葉。瓶各一質。質各一色。余於其運時。默記其數。則瓶數適一百。翁運畢。喟然曰。噫。難矣。！余不意數小時中。其變化之速率。乃有如是已矣。！余真絕望。余曰。余不解翁所語者。翁曰。君姑坐。余將詳告君以故。

翁手攜一小瓶曰。此小瓶之容積。若大瓶容積百分之一。此瓶又分爲百分。則此瓶內一分。實爲大瓶萬分之一。其次百分之二。百分之三。依次遞增。而至最大瓶爲百分也。余研究人之性質。大抵種種善根性。種種惡根性。無一不具於有生之初。以後人人變相。相似各成一性質。特其根性之發達。不發達耳。善根性發達者。則其性質善。惡根性發達者。則其性質惡。人羣中多性質善者。則風俗改良。社會進步。人羣中多性質惡者。則風俗頹落。社會腐敗。余隨時調查其性質。以化學化分之法。驗之。卽知當時社會之情形。何如。言時。

其手攜之小瓶曰。此中爲氣質最潔淨。最光明。社會中能自立。能愛羣。及能轉移風俗者。皆歸此瓶內。惜僅萬分之三耳。烏足濟事。又指一小瓶曰。此亦光明潔淨。社會中明白事理。而不能有爲。乏躬行之力者。故凝爲定質。皆歸此瓶內。然亦僅萬分之五。又指一大瓶道。此瓶中流質。合百分之六十五。名嗎啡。係最毒之品。中此毒者。使人消磨志氣。瘦削肌膚。促短壽命。余不意中此毒者。已若是之多也。此爲崇拜金銀定質。此爲迷信神鬼定質。此爲囂張不靖。氣質此爲愚闇不明。氣質此爲宗旨不定。流質此爲騎牆兩可。流質此黃色。定質爲肺炎腦病之徵。此茄花色。流質爲務名邀譽之類。總之善根性之被侵蝕。祇存萬分之八九耳。余又何望。余俟其言畢。問曰。翁亦有何法以補救之乎。翁曰。余與君現皆未睡。不知我子孫此時宵夢方酣也。余老矣。發音不亮。惜無人代余喚醒之耳。

## 新法螺先生譚

余時坐椅上。聞翁之言。默思余靈魂之身。向者曾爲發光體。普照世界。既能爲光之原者。又豈不能爲聲之原乎。喚醒國民。其責雖然。我靈魂僅存四分之一。雖欲發聲。則聲浪必微。吾同胞國民。旣散處在八千萬方里面積之亞洲上。又烏能一一振噴覺聾而醒其痴夢耶。余於是辭翁行。將以求我靈魂之身。而煉成一不可思議之發聲器。臨行。翁謂余曰。君亦知今所至者。爲何地乎。余曰。未也。翁曰。此乃地之中心。余曰。嘻。地之中心。吸力最大。熱度最高。吸力大。將不能行動。熱度高。雖堅金亦鎔化。今胡不若是也。翁曰。君誠井蛙之見哉。君記余言。此處與余同時居此。共有五人。余之導君遊是處。正欲藉君以傳語子孫。使彼知地下之祖宗。見彼等之現象。在地獄中。爲彼等傷懷耳。余聞言。知余實亦爲彼子孫之一。大慙。汗涔涔下。體溫驟增。蒸氣如釜中出。愈出愈盛。飛騰至桌上。玻璃瓶上。水點滴滴。欲落瓶中所儲。如放在

火酒燈上。一時定質化爲流質。流質化爲氣質。又經一翻變動。余瞥見之下。大驚。恐翁怪余之淆亂其瓶內所容也。余轉眼觀翁。則已斜倚身。余傍椅內。雙目緊閉。呼吸頻促。余知翁年老不堪。余身所發之溫度。必暍熱欲死。心內惶急。熱度益增。余急起身遁出。心急步促。不擇路徑。一失足。跌入潭內。全身如往下沈。入水益深。壓力益大。卽身沈益速。不一刻而豁然露天光。

諸君乎。余身此時出現於世界之何處。問諸君之所急欲聞者也。雖然。余且語諸君以靈魂一身之所閱歷。

余靈魂之身。與月世界相撞後。速力益大。幾如砲彈之脫口。飛向天空。余細察行向。知己闖出地球軌道之外。遙視地球。如盆子口大小。一片光亮。隱隱有些黑影。想卽是山島海洋。較之地球上望月。正是一般。此時余之行向。正與水星軌道成一直角。余思如得天幸。適落在水星之上。余正可細心考察。

## 新法螺先生譚

比地球有若干差異之點。一開眼界。余正希望。孰意方至近時。水星球似斜飛而去者。因相值已差至一分時也。余急觀之。則僅有一事。可爲諸君告。余所見爲何事。則水星球上之造人術是也。余過時。見有二三人。繫一頭髮斑白。背屈齒禿之老人於木架。老人眼閉口合。若已死者然。從其頂上鑿一大穴。將其腦汁。用匙取出。旁立一人。手執一器。器中滿盛流質。色白若乳。熱氣蒸騰。取既畢。又將漏斗形玻管。插入頂孔。便將器內流質傾入。甫傾入而老人已目張口開。手動足搖。若欲脫繫而逃者。迨既傾畢。用線縫傷口。則距余已遠。不能再見。

諸君乎。以余之理想。此事爲彼處造人術無疑。人之生存運動思想。無一不藉腦藏。今得取其故者。代入新者。則齒禿者必再出。背屈者必再直。頭髮斑白者必再黑。是能將龍鍾之老翁。而改造一雄壯之少年。惜余未嘗習其術。



否則。余歸家後。必集合資本。創一改良腦汁之公司於上海。不獨彼出賣艾羅補腦汁之公司。將立刻閉門。卽我國深染惡習之老頑固。亦將代爲洗髓伐毛。一新其面目也。

余與水星相遇後。僅隔半小時。又墜入金星軌道。斯時余之欲望大增。因適遇水星球。未能習其換腦術。今後萬不能再誤機會。余必將他星球奇異之術。學成一二。庶不負此天空之一行。余見金星已近。大喜。漸行漸近。不一刻。竟如余之意。而直落在金星球上。

諸君乎。余所見僅一隅。實令人不可思議。

余既至球面。仰視天空。一輪紅日。光灼灼逼人。以余全量之輕。至球面時。尙直壓下去。幾將球皮壓破。四圍一片光亮。如蒙一極薄之洋紙。不獨無動物。無植物。卽此極軟之球皮。亦非礦質。見聞較廣。如余尙不能鑒別爲何質。想

諸君中亦難以理想決此問題矣。

新法螺先生譚

余所墜處。球皮忽陷成一穴。余卽墜入其中。又墜二百尺。始得脚踐實地。噫。奇哉。余意金星球。殆如帶壳之大龍眼。罩此一層之軟幕。苟如地球上一般。有人類。則不論晴雨。天必無用傘之時矣。及余觀球面。不覺慾望頓奢。蓋觸余目者。燿燦滿地。俯拾卽是黃者。金白者。玉碧者。翡翠紅及黑者。爲珊瑚。圓而光者。爲珠角。而尖者。爲鑽石。若大若小。若長若短。若粗若細。雖令余生有千手。不能取盡。此寶明有千眼。不能鑑別。其類余心戚戚大動。擬欲祛而篋之。攜回地球。與素稱富有者較短長。使彼咋舌甘拜下風。無如赤手空拳。無可想法。然細視地上。又令人不得不叫絕。最先觸目之物。卽爲一白石。其形似蚯蚓。其一半已軟。有蠕蠕欲動之勢。一半尙硬。儼然白石。其次卽一綠玉。形似海邊之蛤。面上壓旋已具。二壳合處。隱有一縫。壳內中空。有肉墳起。餘

若腔腸動物。棘皮動物。軟體動物。節足動物。無一不具。不僅形似而已。且有半部分。或大半部分。已能屈伸自在。肢節靈通。余拾一似水晶變體之天蛾。在手中把玩。偶然墜下。觸青石上。擊成幾段。余甚惋惜。瞥見碎塊上。發出星、星之火光。余再拾碎片觀之。則熱度甚大。灼人肌膚。不得不急擲去。之心甚詫異。以爲此礦物中。何得有此潛熱。及取他物撲碎觀之。則屢試屢驗。莫不皆然。余始信造物之初。其形成性。咸賴熱力。此熱各具於體中。雖下等動物。亦熱至灼手。在未始有始時。已皆具之。特種族日繁。熱度漸散。地球上。本此原因。至失熱之早者。遂成涼血動物耳。余由此測度。想金星球尚在未曾有脊椎動物之時。則必無人類可知。余如久居此間。真成金星人類之始祖矣。

余尤有疑者。則何不見一植物。在寶石珠玉堆中。細心尋覓。瞥見一如羊齒

類之植物。拔起細視。枝葉宛然。特葉綠較少耳。旋又見蕨類植物。蘚類植物。發見三四種後。余始信此處已有隱花植物。而博物家謂先有植物。次有動物。其說既荒誕不經。而太古時代。下等植物與下等動物固同時並生者也。余且行且覓。星球上有無異境。然除前所見外。實不復有發明。至一大石邊。有令余驚喜欲狂之一事。則於石側覓得前五年余遊北極下時被氣球載去之日記簿是也。

諸君乎。余見此簿。頓令余憶及前事。此簿中所載甚詳。余將摘錄一二。爲諸君告。

余聞探北極者結隊而往。攜伴而回。吹其大法螺。以恐嚇世人。使人驚歎。爲冒險之奇傑。余甚笑之。擬欲子身往探。以愧世之說大話者。乃造一輕氣球。於十二月之三十日。備齊應用物件。由家內動身。因風力之大小。而

定行程之多少。閱三月。已過北門海峽。而入無人之境。

三月者。普通探極者之探險期也。太陽已斜照北極之下。余用遠鏡窺測前途。則見冰天雪窖。一白無垠。風勢益烈。球行愈速。寒暑表已降至零點。下四十度。北冰洋特產之白熊。時時入吾鏡中。至第四日。而氣球遇險。是日早晨。黑雲佈天。氣壓忽低。知將雨雪。余食火酒麵包後。颶風迎面吹來。氣球爲其吹返。不復再能取準。不一刻。如落葉一般。由半空飛舞而下。其落下速度。疾於流星。已至距地三十英尺處。

此處當冰山之凹。山凹臥一白熊。氣球適墜其身上。彼立即跳起。把余球下所乘之籃。一起掀翻。余身倒在地上。籃中各物。狼籍遍地。余身即被熊抓住。不能少動。彼張其如盆之口。來啖余頭。余竭聲一呼。由冰山之壁。激回聲。浪響震山谷。熊辟易數丈。余即起立。狂奔約一英里。始敢回顧。見熊

未追來。始少定。折回原路。則見無數白熊。把余所攜之獵犬一頭。分裂食之。余隱在冰後。見熊食畢。漸漸散臥地上。余俟其睡熟。即躡足往。經過許多臥熊邊。幸余所乘之氣球網。牽挂冰角上。蹙入籃中。球即上升。球外所挂之錨。尙未收起。一熊忽醒。攪身上攫。口吞鐵錨。球不絕上升。熊懸空中。若吞餌之魚。余俟其力盡。即加繫縛於頸。收入球籃中。余雖喪犬。以一熊易之。孤身旅行。之余得此好伴侶。彼熊饑時。必獻媚態。余前。余顧之甚樂也。

自此球復北進。球中所備之指南針。漸漸直立。知已近磁極。球進行甚穩。余心快樂。且速力頗大。忽轟然一聲。有一流彈。直貫余球。球上頓生二孔。輕氣即外洩。球漸下降。余急觀發槍之處。見身穿熊皮之三四人。在冰天雪地中。奔走狩獵。知亦探極之人。然球已破。不可再用。則孑然一身。不將

無計可施乎。余大憂慮。知欲球不下墜。非塞其孔不可。乃由網緣升。而偶不經心。一失足。由半空下落。至地暈絕。

險哉。險哉。余經此一大跌。而得復蘇者。實賴余良友之熊。余絕後。不知經若干時。忽覺有舌舐余面。余急開眼視。見蹲余身旁者。卽所豢之熊。余乃起立。余所乘之球。已不知飛至何處。至此把余所需之諸要物。一概失去。不禁悵然若失。余身之外。僅有一熊。熊見余愁悶。俯身踞余前。回首顧余。若令余坐其背者。余悟其意。騰身而上。熊卽邁步如飛。越三晝夜。而至北門海峽。

此探極之歷史。半載於余日記簿中。半由余腦藏所記憶。報告於諸君之前。雖然。余實不解此日記簿。何由而至於金星球上。余方欲攜此簿於懷中。忽思以此冊。置在金星球上。他日人類孳生。考古家。

## 新法螺先生譚

必奉爲奇珍。雖易以數百萬金。鑄彼亦不願。余正不妨以一小冊子留絕大紀念也。余適見距二三丈處。有一大石。石多大小之孔。余卽將簿放入孔中。更取砂石若干塞孔外。審視少時而去。

余意金星球既有下等植物。則必有水。然旣行十餘里。絕不見有河沼。惟覺空氣甚稀薄。從後右流來。愈行愈大。余卽改向。順之而行。行亦較捷。望前途則風柱一條。直上天際。若海中所成之水柱者。然空中所罩之薄膜。亦被冲破。其碎質四散墜下。余於此時。卽用最銳利之眼光觀察之。覺此數分秒間。空中流行之微點。皆爲各種原質。及各種雜質。於此間爲一絕大之總滙。而原質與原質。原質與雜質。雜質與雜質。續續分化。復向各處流去。余正觀察。忽然余身如入盤渦之中。不能自立。如飛沖入空際。余此時之驚惶。無措。殆與喜馬拉雅山巔墜入吸力中心點之時無少異。



余善思維。余恍然大悟。余所沖出處。即當金星球之南極點。大抵星球未開化之前。多因其自轉一周之力。以鼓動遊行之各原質。使其牽合分析。以成種種之動植礦各物。物既成形。星球之自轉力不息。即其原質之鼓動遊行。仍不息。所以凡物皆能進化。而靡所底止。金星球然。即地球何莫不然。余復履地球之日。必於空氣界將大有所發明。而近世化學家所謂養氣一淡氣四之說。其疎略殆不可以道里計也。余且行且思。而余身實已如弩離弦。直出於金星球軌道之外。

諸君乎。余此時實已不辨上下左右。昏昏然任其所之而已。余在空中。更不知行若干時刻。忽然大聲發於耳際。光明一片。輝映余前。余細察之。其紅如血。其光刺目。比數兆枝燭光。更爲明朗。其熱度亦驟增。比凸玻璃鏡所集的焦點。更爲白熱。假使余軀壳之身。驟當斯境。恐要灼成灰燼。一點一點的向

空中飛散矣。幸余此靈魂之身，僅有知覺，算不得形質，所以尙不覺窒礙。余意所見者，必爲太陽無疑。余身在空中，已不能自主，甚懼吸入太陽。試思太陽吸各星球，能使繞着運行，其能力有若干，以余身比之，不啻如滄海之一點，則被其吸住，將加鐵屑之黏於磁石，成一永靜性，歷劫無復脫離之日，豈不大可懼乎！然余實已漸行漸近，大有一往不回之勢，余甚惶急，不知所措。竊觀太陽之面，見如水銀一般，黏連一片，絕無凸凹痕迹。第覺光線四射，精瑩奪目。余之恐怖，亦達極點。約距太陽不過十英里，而進行不已。則或與太陽相衝突，如前之月球，然亦未可知。

余忽發奇思，因太陽光熱於余身，絕不見功用。則至日球上，或能游行自在。考察一切，且可緩緩設法，從太陽至各星球，及各星與地球各開通往來之航路。斯時地球上之景，仰余身頌揚，余名雖有十哥崙布，不能與余比美。余

於此亦足自豪矣。

余思及此。膽爲之壯。何意行至距日球五英里之處。行向忽改。與日球面成平行線。依太陽自轉之勢。隨之而行。此時速度。雖流星飛彈。不能喻其捷速。余亦不知此力之何來。一點鐘後。第見太陽行道。與余相反。實則余行之速。較太陽自轉更甚。故覺其行遲向後耳。余第一周太陽時。尙能記憶。初距太陽約五英里者。後漸遠。至五十英里。約費時二十四點鐘。至第二周時。余已昏然。無知覺。更不知繞過太陽幾周。及至豁然若夢醒。則余身已在地球上。而直與余軀壳之身合而爲一。

諸君。諸君。余已昏暈。實不能再舉兩身合一之原因。以報告於諸君前。第覺余身實浮沈於大海面上。而不知爲何處。余竭力游泳。冀不淹沒。無如波濤洶湧。以素不解游泳術之。余與之相抗。何能持久。僅三四十分鐘。已覺氣喘。

汗流不能支持。幸哉遙望天末。有一艘一萬餘噸之戰鬪艦。船桅高挂龍旗。招颺風中。向余駛來。余不覺欣喜過望。意余所墜處。必爲太平洋。故能見此祖國軍艦之駛行。斯時漸行漸近。約距數千啓羅邁當。卽舉手高呼求救。僅發聲已爲彼艦所聞。軍艦上留心審察。發見余浮沈處。卽駛近。將余在海中救起。

余出險後。致謝彼等。卽問此海中爲何處。彼曰。此處爲地中海之正中。余曰。君等駛行至何處。曰。歸航中國。余曰。中國向無此等戰鬪艦。不知成自何年。彼笑曰。此非君所能知也。余等憫中國之積弱。集合同志。以圖挽回。十數年來。毀家合方。以成一隊之義勇艦隊。與此艦相伯仲者。共十艘。一等巡洋艦十二艘。二等者八艘。三等者十六艘。以及砲艦。驅逐艦。約有五十萬噸。余等實力既充。卽要求政府之改革。君寓居海外。豈尙不知。猶待問耶。余曰。然

余實不知也。自此余安坐艦中。彼等問姓余名職業。余含糊以對。不幾日過紅海。由印度洋入中國海而至上海。

斯時上海有開一催眠術講習會。來學者雲集。其中最元妙不可測者。爲動物磁氣學。又觸余之好奇心。擬於此中開一特別之門徑。余自環遊地球後。驟與余軀壳之身相合。而腦藏中有一種不可思議之變化。余每思利用之。必能使實業界生一大妨礙。伊何事。則發明腦電是也。

余思自電氣學發明後。若電信。若德律風。既爲社會所歡迎。旋又有所謂無線電者。余謂此尙是機械的。而非自然的也。自然力之利用。莫若就人人所具之腦藏而改良之。而推擴之人與人之間。使自然有感應力。腦藏既被感應。乃依力之大小而起變化。依變化之定律而訂一通行之記號。而腦電之大局以定。然有一最困難者。因人僅有一腦。而交往甚多之人。同時來感應。

則將有應接不暇之勢。必致紊亂而無秩序。故余研究此事。覺有不易處置者數端。

一 通感應於素未謀面之人。使互通腦電。則如何可生感應。

二 來往電信。同時複雜。有無妨礙。

三 腦電多用。與人身生命之關係。

此三問題。余研究二三年。試驗數十次。漸得奏功。將此難題解決。余試爲諸君道之。

一通感應必先識面。每處設一總局。專將通信者面龐。用映相法映出。歸入總簿。以極廉價售於通信者。一月一更換。以便死者除名。生者添入。二來往電信複雜。以左右二大腦司之。左大腦司來電。右大腦司去電。而各記於左右二小腦。則不致紊亂。

三腦電既往來。我往則消耗。彼來則補益。往來相消。恒等於常。故於生命精神。毫無損害。

余得此術。即於各大國之著名大報館。登一告白。招學習腦電之學生。余即於上海之某地。築一大學校。校中可容十萬人。分爲二十班。因非靜坐。則腦電不生。故學生之初步。即學習靜坐。上課時。塊然端坐。鴉雀無聲。堂中如無一人。余見規律已肅。乃次第教以生電法。發電法。用號法。記憶法。分拆法。綜合法。一日教一法。六日而畢業。至第七日則休息。八日則復教一班。每年教四十星期。即可教二十萬人。第一年中。西洋各國。來學者尙少。至第二年成效卓著。來者踵接。開學時。驟增至八倍。即八十萬人。航行太平洋至舊金山。航行南洋印度洋而至斐洲。航行南洋印度洋紅海地中海。再西入大西洋。而至歐洲各國。數處航海公司。驟添數十家。一星期中來者來。去者去。余見

## 新法螺先生譚

人數擁擠。不得不多設分校。遂於天津煙台甯波福州廣州漢口成都奉天各立一分校。即令前之習余術而聰穎者。考取十六人而往教焉。一月後。學者增至四百萬。半年後。增至二千萬。幸而學成者。即可還以教人。腦電小學堂。遍處皆是不必余一人教授。否則合全地球之人。與余相往來。晉接余雖萬。其目萬。其舌萬。其身必有應接不暇者。斯時余儼然以地球古今唯一之大教育家自許。設有人謂余曰。爾之發明此學術。將來世界上必將無立足地。雖吹大法螺。有無一人聽爾談笑之一日。已余將斥爲妄人。加之鞭撻。麾諸門外矣。

嗟乎險哉。世事無常。人心叵測。余也。乃有窮蹙無聊。與諸君談前日之歷史。慘怛不安之一日。真出於意料所不及者哉。

茲事之發端。即在腦電通行。效用大著之一日。彼等沐余之恩。轉瞬即忘。而



失業之人於工業界於商業界合地球之上且至恒河沙數推原禍始莫不以余爲集矢之的蓋腦電之爲用愈推愈廣發光可代燈燭而煤油洋燭電燈煤氣諸公司立廢傳聲可達遠近而電信電話諸公司卽停生熱可代煤薪而煤礦林產諸公司無用居一室可晤談而鐵路輪船橋梁道路往來絕少歲修無資漸卽衰弊於是遍地球失業之人殆不止三分之一笑者罵者叫者恨者訕者此風一起僅一星期羣起而攻者初僅背後之譏彈繼爲當面之指斥終且老拳之奉贈示知此處非安樂土不得不暫避其鋒潛踪歸里。

諸君乎諸君乎余之歷史盡於此矣雖然余之希望正未有窮也俟更有詭異變幻之歷史足爲諸君解頤者再報告於諸君前。

新 法 法 先 生 譚

---

新法螺先生譚



四十

科學小說 法螺先生譚

吳門天笑生譯

天笑生曰。癸卯殘冬。圍爐團坐。我婦震蘇。手日本巖谷小波之滑稽譚。名曰法螺先生者。泥予口述。予披是書。其原本出自德文。讀之能助人奇想。而日文之法螺兩字。此言荒唐不經。其名義實亦傳自西域譯文。述法螺先生坐竟。震蘇欲錄出之。而不能文。予乃草此示之。下述皆法螺先生話。

林 說

法螺先生曰。諸君勿譁。聽予一言。予將道予之歷史。予實世界一奇男子。予少時生長於華族之家。年未弱冠。力大無匹。武藝超羣。無尋常統袴氣質。而馳馬試劍。談兵圍獵。誠一男兒之好身手。

某歲之冬。予適旅行於俄羅斯之境。俄羅斯者。以奇寒苦荒著。世所稱爲冰天雪窖之地。予一日者。於此深雪之中。策馬獨行。恍如灞橋驢背。詩思悠然。

## 法螺先生譚

放眼天地似一片銀妝玉琢世界。彌望皆白。時已暮色蒼然。予急欲求宿。而遍地荒原。投宿無處。則不得不僵臥雪中。予乃飛身下馬。卽在其傍。見有一挺生之木。矗立雪地之中。乃繫馬其上。予亦橫臥其中。鼾然就睡。及至醒時。微聞耳畔喧噪之聲。張目四顧。遽然而驚。噫咄咄怪事。咄咄怪事。昨夜確臥冰雪之中。而今晨絕無一點雪痕。留於地上。予則臥於一古寺之側。枕荒邱而茵白石。余不識何人。以狡獪伎倆。半夜移予至此。抑我馬亦不知所在。予此時卽起身。欲尋予馬。而周圍探索。了無踪跡。正在納悶。而忽聞半空馬嘶之聲。翹首一望。則見五層塔頂。避雷鍼之尖。高懸我馬。四足仰天。奮力騰躍。急不能脫。予此時目瞪口呆。始悟昨夜數丈積雪。一宵之間。已盡融化。予亦隨此積雪而至平地。而予馬則尙繫於塔頂。予乃恍然於昨夜所見矗立雪中。之不椿者。卽此五層塔頂之避雷鍼也。然欲於此數丈之塔頂。解下此馬。

一時間殆無妙法。若棄置不顧。則見此可哀之馬。僵餓力盡而死。意良有所不忍。躊躇半晌。忽得一奇策。乃於衣袋中探出手鎗一枚。覷定繫馬之韁。砰然一聲。恰中韁繩。繩斷馬墜。適落予傍。予乃騰跨其上。揚鞭疾馳而去。既至旅舍。予乃即於此留宿一宵。明日早起。見門外有一小池。碧水漣漪。清澈見底。而狎浪翻波。有無數之鴨。喙喋其中。予素好食此。見之不覺饞涎欲滴。頗思一染食指。乃急攜一小鐵砲而出。心急神忙。頭觸於柱。拍然作響。覺眼前火星亂迸。金絲閃爍。神定久之。奔至池邊。則忘帶引火之電管。夫既無此物。則彈丸即不能飛出。欲重往攜取。而池中之鴨。將盡行逃散。此時頗覺左右爲難。猛然忽思頃者頭觸於柱。確見眼前火星迸射。則豈我額上乃能出火耶。思至此。乃即握拳。猛向額上一擊。頓覺眼前火花飛出。即以鐵炮移近其傍。燃着硝藥。轟然一聲。直射鴨身。再接再厲。彈丸即連珠飛出。予乃檢

點其數。共得十羽之鴨。

此時池中。大起騷動。他鴨皆驚飛。撲水而逃。予思再擊數羽。而彈子已盡。且擊額出火。痛不可忍。輾轉更無善策。猛一回頭。見身旁一匹令令之犬。於其頸輪。繫有長帶。帶頭綴一小鈴。予忽發奇思。乃解犬頸上之帶。一端投入池中。一端繫於樹上。而池中之鴨。見此帶頭之小鈴。爲其餌也。皆奔赴其傍。誤墮此計。直吞入腹中。而孰知此鈴。卽由鴨尻而出。他鴨見之。又復吞入。而自他鴨之尻。仍貫腸而出。由是一鴨二鴨三四鴨。首尾啣接。纍纍若貫珠。幾如一串牟尼。而隨此帶之長。銜尾相接。乃有十二羽之鴨。

予此時隱身蘆荻之中。見此池中之鴨。墮予計中。乃卽飛步而出。由樹上解其繩之一端。握諸手內。予思以一繩連釣十二羽之鴨。此誠不可思議之事。驚喜欲狂。而孰知此繩一動。鴨卽驚飛。翅聲拍拍。如雁字一行。飛上天空。予

此時緊握繩之一端。不敢放手。而孰知此十二鵬。力大無比。將予引上半空。予亦略不驚恐。如乘氣球。如駕風船。借此將作空中旅行之舉。飄飄乎凌風欲仙也。然急欲下地。乃即撲殺一鵬。力覺稍弱。撲殺三四鵬。乃得墜地。

越數日。予又射鹿於某山之中。菁密山深。夕陽漸下。乃荷鎗負囊而歸。歸途中。忽又遇鹿一頭。踏花眠草。馴態可愛。予思遙飛一彈。射中此鹿。而摸索彈囊。早已空諸所有。予此時乃於地上。拾得櫻桃一顆。即以其核作彈丸。和泥搗成粒子。裝入槍中。恰好打中鹿頭。不偏不倚。適在兩角中間。此時該鹿。猛受此彈。即飛奔而去。予亦毫不介意。及經二年後。予又以事道出此山。見林中有一鹿。跳躍而前。予攜鎗急行其旁。見鹿頭生一櫻桃之樹。綠葉紛披。果實纍纍。視之。即前日之鹿。而二年前和泥之櫻核。已茁芽抽枝。成一嘉樹矣。予思今日者。彈丸當不缺乏。乃即砰然一聲。擊斃此鹿。而摘其頭上之櫻實。

啖之。覺一縷甘芳。沁人心脾。至今齒頰間。髣髴猶留餘味焉。

鳴呼。以獸類之身體。而生植物。此誠不可思議之事。而予又於戰爭之事。頗多奇談。日者與某國搆兵。予乃爲騎兵之大將。領兵前進。中途遇敵。予此事奮神勇。衝堅陷陣。敵莫敢當。而正在單鎗匹馬。出沒鏖戰之際。回顧予馬。不知何時之間。忽失其後半身。此必在戰爭之中。爲敵兵所斬去無疑。予此時急顧馬之創處。肉尙未腐。乃卽馳至戰場。各處探尋。見此斬落之下半身。尙未腐朽。乃急持歸原處。縫合其上。而一時間無此裹紮傷處之桂皮。予方周章無計。猛憶予友某醫生處。頗多是物。然離此尙百里之遙。予乃以三十分鐘。徒步往來。取得此物。敷合馬之創口。馬果無恙。予得安然乘之而去。後數日。敵兵又來襲。然予雖力大無比。而身輕如燕。體捷似猿。嘗以某日之夜。主將命予偵探敵營。予不得其策。忽思得一計。立於大炮之口。一面命炮



兵發炮。俟其彈子出時。予卽騰躍飛跨其上。隨此炮彈直落敵營。然敵營中忽見一人跨彈子而飛來。幾如飛將軍之從天而下。不覺大驚。立卽捕捉。而予卽隱身於其炮台中。仍俟其與我兵對壘發炮轟擊時。予遂飛跨敵彈而歸本營。噫。予借此炮彈而來去自如。謂非一絕妙之游行術乎。是時主將嘉予能。遂授予爲大將。然未數日。而有土耳其之敗。僅以身免。

當土耳其之敗也。我軍爲敵所破。予遂落荒而走。而敵兵自後追來。愈行愈近。然橫阻前途者。更有一深淵。予稍逡巡。則卽爲敵所虜。其時予心慌意亂。縱身一躍。欲飛越此淵。而孰知連人帶馬。墮入此淵。此時水雖半涸。然淵底濕泥。有四五尺深。予力不能拔。且用力愈重。則插足愈深。水浸及肩。泥深過腹。漸覺悶重不支。予此時盡畢生之力。大展予之神勇。乃以右手提馬鬣。左手握己頸。呶嚅呶嚅。從泥中拔出。投登彼岸。而予仍安然。乘予之馬。從容以

法 螺 先 生 譚

去。嗚呼。此其力量爲何如此。其力量爲何如。

雖然。予雖有此能力。而其如連遭惡運。戰輒不刑。最後一役。吾軍大敗。予遂爲土耳其之大將所擒。以是之故。予竟成一敵國之亡虜。遂發配爲某華族之奴隸。華族之主人。以予黠慧。命予爲管理密蜂之園丁。予亦相安無事。忽於其日來一大熊。張牙舞爪。欲來盜密。予見之。惶急無措。乃以主人之銀斧一柄。用力向此熊擲來。熊驚而逃去。然密蜂雖得無恙。而此主人寶貴之銀斧。以用力過猛。拋出地球之空氣層。而爲月世界所吸去。

嗚呼。此月世界者。非地球之人所得而窮其境者。予至此。亦束手無策。然每聞人言。輕氣球可以遊行空中。予思試乘此球。以窺月界。離地三十里。髣髴見月中有銀色之光一點。疑卽此銀斧。正欲以望遠鏡細細探視。忽天半起一狂飊。將此球直吹入月世界來。而予乃於月世界之一草一木一山一川。

詳記無遺。最後。乃於高峰之頂。尋得銀斧。將欲持歸。而行至半途。輕氣球忽爲天空流星所衝突。予爲地球所吸。卽顛蹙下墜。離地愈高。墜下之力愈重。猛然直彈入地底九丈之深。

噫。在此九丈深之地底。旣悶且闇。予此時無可如何。乃以兩手指爪。抓此地壳。愈抓愈薄。橐然一聲。破此地壳而出。而我華族之主人見之。舌橋不能下。乃遣予歸。不敢以予爲奴隸。而此時予亦以戰爭旣過。束裝歸國。遂道出俄羅斯。以歸我日耳曼祖國。

予自俄羅斯歸國。遂棄馬而乘合馬車。此時適值隆冬。而俄國又素爲苦寒之區。冰天雪地。墜指裂膚。令人體爲之僵。而愈至高山之巔。則寒氣愈烈。幾不能耐。時適行至一山峽之間。兩面皆峭壁插天。無路可攀。而中間留一鳥道。如以巨靈之掌。生生擘開。祇可容一車一馬之出入。而如有馬車進此狹

法螺先生譚

道之口。則必用暗號。通知前來之馬車。勿使同時並入。而其用暗號通知之法。全恃御者之一枝喇叭。如前來之馬車。聞有喇叭之音。則即停車口外。以待其出。然後再入。此行此山道之通例。故予此時御之者。亦依此間舊例。取出喇叭。用力以吹。而孰知用盡平生之力。喇叭竟不發一聲。御者不勝駭異。兩頰之肉。雖膨脹如河豚之腹。而喇叭終闕不發音。無可如何。祇得且驅車入此狹道之口。而行至半途。果然前來之馬車。亦進此口。遂相持於此一線之天。而欲進不得。欲退不能。御者與乘客。面面相覷。無有能展一籌者。此時予見之大笑。即由馬車一躍而下。顧謂乘客曰。諸君勿恐。此事僕有以處之矣。乃命乘客皆下車。予乃以此間之馬車及馬。併作一擔。荷之於肩。遽向前來之馬車頭上。用力一送。而此馬車與馬。直由前來馬車之頭上。飛越而過。以出此狹道之口。

既出此狹道之口。則一路康莊。遂直達停車場來。停車場中有車站室。預設火爐。以便旅客之取煖。予此時亦行至火爐之側。向火而坐。忽門鈴響處。御者推門而入。先以頃者所吹之喇叭。掛諸壁間。復來與予爲禮。謝予半途相助之德。予方欲舉答辭。而忽聞此壁間所掛之喇叭。遽在空中連鳴不已。一似有人吹之者。噫。此豈非奇異怪絕。不可思議之事乎。此聲也。何爲乎來哉。予乃細細考之。則先刻在此狹道之口。御者盡力以吹此喇叭。而悶不發音者。以天氣嚴寒。聲浪凍結。其中音無由出。今懸此火爐之側。驟得溫度。則凍解而音亦隨出歟。嗚呼。此在野蠻世界。必以爲幽靈鬼怪無疑。而孰知此亦自然之理。原無足深怪者也。

予歸德國後。數年來亦無所事事。不足稱述。然予素好動。奚能鬱鬱久居此。以是予乃有航海之游。初次卽乘利蘭之船。漂流於地中海。會遇颶風。船奔

法

螺

先

生

譚

盪者三晝夜。不知所往。繼遂飄至一島。此島後經測得在印度之南端。名瑞意倫島。而予飄泊至此。幸與島主相善。亦頗安好。乃一日者。無事之中。將出外射獵。以爲略舒筋骨之計。攜鎗獨行。倉皇失道。一時間竟迷歸路。而此時赤日行天。灼膚燦骨。又此間正在赤道之邊。悶熱更不可當。頗思一作海水之浴。以滌此煩穢淫蒸之氣。乃徐步海岸而來。

此時予卽縱身躍入海中。濯浪翻波。游泳自在。時復沒入波心。時復探出水面。忽猛見前面來一可恐之鱗魚。其眼光直射予身。奮力追來。予拚命而逃。急奔岸上。而孰知岸上亦有一可怕之獅子。雙目睜睜。似放出兩道金光。向予撲來。予急欲躲避。而轉瞬之間。鱗魚已上陸。將及予之背後。斯時予左有高山。右有大海。前有怒獅。後有巨鱗。雖百其身。亦將爲所吞噬。而一時之間。安得有此解救之方。拔予脫此恐怖之海者。

予至此皇急萬狀。然祇有瞑目受死之一法。別無他計。意謂不膏此獅子之便便大腹。卽飽此鱷魚之饒吻。必無生路之可望。予亦束手以待此兩雄相爭。特未知此一副雞肋之骨。葬身誰之腹中耳。斯時予卽蹶然倒臥地上。伏身不動。以待其來。而孰知遲之又久。鱷魚既不來食。獅子又不來餐。一時靜悄悄。不聞有所變動。予乃意有所疑。從地上側身潛窺之。噫。大奇！大奇！獅子與鱷魚。方在決鬪。相持不下。此蓋由予突伏地上時。獅子茫然未見。乃從予之背上飛越而過。而鱷魚此時。則正開大口。不意有一巨物飛入口中。急欲吞咽下去。而孰知此物支持於咽喉。急切未能咽下。又一時間未能吐出。而獅子與鱷魚。遂成一固結不解之緣。

予此時見之。不覺大喜。躍身而起。直拔佩刀。斷送此兩孽畜之性命。而此獅子與鱷魚。一時之間。遂乃隕身。予斯時昂昂然。往見島主。島主捧觴上壽。而

法螺先生譚

一島之中。益復崇拜不置。待予幾如上賓。予在島數月後。遂遇便船歸國。未幾。予又附法國輪船。駛行於地中海。斯時天氣酷暑。予好海浴。雖屢遇奇險。弗悛也。是日船泊埠頭。又思稍取涼快。乃裸體飛入海中。游泳自得。不意後面忽來一鮫。張如箕之口。將予吞入口中。予遭此奇變。奮蹕不已。及至鮫舉齒嚙時。孰知予已滑入鮫之腹中。鮫腹腥臭異常。悶不可當。四面摸索。皆滑膩如脂。予此時在鮫腹中。一路翻脂筋斗。練拳頭。思欲覓一出路。而此涼血動物。殆痛不可當。適有英吉利船來見之。卽捕上甲板。於是乃有水手多人。持斧破其腹。而予在鮫腹之中見之。卽呼曰。『英國萬歲。』『英國萬歲。』

此時水手等皆大吃驚。然聞聲來集圍觀者不少。予遂乘英吉利船以歸英國。

未數日。予又自英吉利歸國。中途倦極。思欲假寐。然無處可以稍得休憩。且



近傍又無咖館茶店。祇有一砲台。予遂拾級而登。至大礮之傍。見大礮之口。寬綽可容人身。乃以身入大礮之口。蛇行而進。一覺黑甜。遂入黃梁之夢。是日適爲大長佳節。例於午後一點鐘。當舉祝砲。砲兵等不知砲中之有人。漸將火藥裝入其中。至午後一點鐘時。乃卽燃火其上。隆隆一聲。火藥猛炸。將予飛越前川。而彈入三里外百姓家柴垛之中。

此柴垛者。鄉人所刈之麥藁。屯積其上。成一圓垛。予不覺爲巨礮彈入其中。此時予已鬚髯若死。後經白日。乃復得活。遂從柴垛中匍匐而出。然回視己身。黝膚墨貌。殆與印度人種無異。大約爲烟硝所熏成此狀也。

經此奇險後。予又爲北極之探險。以一人而殺數千頭之熊。尤爲聞所未聞之事。當時予駕一小船。向北方進發。第見萬疊冰山。似一片水晶世界。童山濯濯。草木不生。而行至一處。祇見白熊出沒。游行於冰山之間而已。予此時

法 螺 先 生 譚

舍舟登陸。亦向此冰山走來。忽見前面有肥大如牛之白熊二頭。向予撲來。予略不慌忙。乃即取出手鎗連放數響。孰知彈子擊上冰塊。皆紛紛滑落巖穴之中。予正欲籌思所以抵制之方。而忽覺有如泰山壓頂而來者。急張目回顧。則見一巨大之白熊跨予頭上。予此時意謂斷無生理。必果此纍纍大腹矣。

其時予猛憶有一古諺言。云熊不食死人。予乃立時仰臥地上。狀如死者。熊果以鼻來嗅予。時覷得切近。將手中所持之手鎗用力一抵。而彈子直射此熊之咽喉而來。前熊既已撲到。後熊方欲奔避。而予已直刺其腹。閃閃霜刃。臙脂血染。予遂一瞬息間。而斃二頭巨大之熊。

雖然此兩熊雖斃。而千百羣之熊。聞此鎗聲。漫山遍野而來。予一時無所措手。乃即剝向者此所獲之熊皮。披諸己身。雜入熊羣之中。熊果不覺。予即以

短小連刺數熊。熊即僵踣。而他熊仍無所覺。予此時且行且殺。不及數點鐘。而一羣之中。殲盡無遺。予遂滿載此熊。奏凱而歸。



譚 生 先 螺 法

---

法螺先生譚



十八

# 法螺先生續譚

## 吳門天笑生譯

諸君。諸君！余前者所經歷。早已佈告於諸君之前。諸君自將爲漫汗無稽之談歟。然余生平不打誑語。諒爲諸君所共信。厥後余又頗思往月世界遊歷一周。迴憶當日。以尋取銀斧。曾一走月界。爾時倉猝殊甚。故一切山川動植。皆未考察。今安得再往一遊。以便細細探索。時適余有故友。過余廬舍。開軒面圃。共話桑麻。客亦一好動喜事者。流因相與道旅行之樂事。揚髯軒眉。飛一大白於余前。曰。法螺先生！聞君遊興甚豪。能與僕泛棹海上。一探所謂海外奇島之跡乎。余曰。願往。越數日。余乃與客擢一葉之扁舟。以駛出太平洋。

浮海經八日。是日之晚。天氣非常猛烈。海飈猝起。浪擁如山。同舟中俱驚怖。

絕倫。忽一陣狂飈。將海水飛捲而起。作一旋渦之勢。愈捲愈高。而余等所乘之舟。適被捲於旋渦之中。余此時面如死灰。暗念今日我兩人及此舟。必碎爲微塵。與此海藻之屑。共飄漾於波浪中矣。乃孰知風吹愈急。舟行愈疾。經六星期。六七四十二日。而吹至一大陸。

噫。此大陸者。形圓如球。而發燦爛銀色之光。就余向所記臆者。意必月之世界無疑。乃舍舟就陸。則固月之世界。而此時遙矚我向所僕緣之地球。僅似一丸梅核。以燦麗於大空。

余既入月界以來。舉我向日所理想之現象。皆欲一徵之所見。則第一在謁月界之王。欲謁月界之王。必至月界之都。而此時頗聞月世界與日世界大起衝突。兩世界方在戰爭之中。以余爲地球上人。必能嚴守中立。月天子乃遣其大將。郊迎余於都外。余遂得請於月天子。隨之而爲觀戰之員。

奇哉！奇哉！其戰爭中最可捧腹者。則其所用之軍器也。其所用之軍器。不恃鎗礮之銳利。非有兵刃之應用。而以蔬食中之蘿葡。爲至要之器械。似弩箭之用。以擊敵。欲防此蘿葡之弩箭。則更有一種其大如蓋之菌。以爲之楯。然當此蘿葡之弩箭者。雖以如何強壯雄偉孔武有力之大將。受其擊射。無不立斃。

又此月世界之人者。其身材長短之中度。約在三丈六尺左右。惟其身體雖大。飲食則殊爲簡捷。蓋一年授餐之時。共祇有十二度。於正月元旦。一進食。破其腹之右面。將各種食物裝置其中。至二月元日。始再進第二回食。三月元日。進第三回食。而月各一度。未有似我地球上。一日三餐。瑣繁殊甚者。嗚呼。諸君知月界中人生產之方乎。月界中人。亦可稱之爲植物類。其呱呱墮地時。乃在樹木之間。故人謂月界中人。卽其樹枝所生之果。此種樹木狀。

甚奇異。葉似肉色。而所結之質。外皮堅硬。有類胡桃。大可六尺許。其將成熟之際。色漸泛紅。則摘而置之釜中。灌以白沸之湯。煮以成熟。宛似剝繭之法。剝去外皮。而人遂於以生產。夫以我地球之人類。其初爲赤子時。蓋無所區別。而月世界之人類。則大異。是當其生產之時。軍人則爲軍人。學士則爲學士。商家農子。則爲商家農子。一望而知。亦大半攜有夙根而來。固不必入校習技術。以虛耗此十年讀書之光陰焉。

月界中人。其生也如此。其死也更自可異。既非以戰爭之故。身罹鋒鏑之慘。又無此疾病之厄。值連牀第之虞。壽命已終。淹然物化。則化爲一道輕烟。隨風而沒。衣物如脫。更不留此軀壳於人間。而地球上之所云葬式如何者。不  
僅無此事。抑且無此話。

余復言其身體之位置。則甚不可思議。夫以我輩之身體。第一當推元首。而



月界中人。其首大抵皆在右腋之下。且亦可與身體相離。故往往有旅行之事。或戰爭之舉。將勞動其軀幹。戮力於王家。則儘可持獻身主義。而大好頭顱。不妨留置故園。以守家食之義。或有頭之處。則數十里外。飛去飛來。迴翔空中。幾疑爲雲間白鶴之飄然天外焉。

又月界中人。其眼珠突出寸許。與鼻共成一顛倒品字之形。而驟望之。則不能分若者爲鼻。且其手指足趾。皆祇有一枚。然此一枚之指。其靈活敏妙。乃勝我五枚之指。

更可異者。則月界中人之腹也。月界中人雖大腹便便。而此中殆空洞無物。其一切器具什物。有時或須挈帶而行者。則一一可裝入腹中。在其乳下。天然有一門。可以啓閉自如。故偶或有旅行之事。則小小一肩行李。腹負而趨。必不致爲偷兒所攫竊。

## 法螺先生續譚

尤可寶貴者。則莫如其目。其目可進可退。有時如望遠鏡之能伸。將此眼珠取出數尺之長。有時或背後有物。不必轉身。而可將眼珠迴照。後其神妙實不可思議。然每當睡眠之時。往往有將此一副眼珠。置諸箱籠抽斗之中。故輒有遺失及損壞之事。或借之朋好。或講之市肆。是以環走月都。各處出售眼珠之店。紛陳羅列。而各種之眼珠。或青或黃或紫或黑。各以其最時新最流行之物。炫以求售。月界中人。聞勻計每人所用之眼珠。約需十雙至二十雙不等云。

某日者。余乃閑步田園。見一簇葡萄之架。噫。月世界之葡萄者。大者如雹。小者如霧。垂垂而下。余一見之。恍然乃悟。今日地球上所降之冰雹。必此月世界之葡萄。經風吹散。以飛落人間也。

嗚呼！諸君乎！諸君乎！諸君勿掩口而笑。余之所言。句句皆真實之話。

諸君倘以余言爲誑。則請諸君自往月世界一遊。當知余言之不謬也。自月界旅行後。余遂復有地底旅行之舉。諸君如不厭煩絮。余願紹介諸君以地底之情況。

某日之夜。余挑燈讀西西利亞旅行記。恍有所觸。蓋西西利亞者。諸君之所知地中海之一島。而爲意大利之區域也。彼處有愛脫拿者。著名爲一大火山。其火山噴火之情形。實爲世界之奇觀。書中所述。更爲詭麗。似放萬丈之光芒。余掩卷沉思。頗欲一擴眼界。乃於明日之晨。決計往西西利亞島。

余既至西西利亞島。當夜卽泊於此山之麓。明日清晨。步行五六里之山路。以登絕頂。第見一片紅光。熊熊直上。五色彰天。蔚爲麗彩。奇霞不可逼視。余見之手舞足蹈。驚喜欲狂。心念苟入此奇麗之世界。當必有佳趣。乃步近噴火之口。縱身一躍。不覺飛入此絕頂火口之中。

## 法螺先生續譚

此時余以躍入火口。而蒸熱殊不可耐。髣髴身入釜中。爲四圍空氣所薰蒸。愈行愈下。而其熱度之增加。亦至酷且烈。余肌膚如焚。幾欲脫爛。乃忽聞遠遠有呼叱之聲。自坑底而來。則此山之火神。方指揮其火兵。火將火蛇。火鳥。以放此烈焰於絕頂之火口。忽遽殊甚。余乃急行其前。與之脫帽爲禮。火神遂大喜悅。引余直入祝融之宮。殷勤款待。知余身體爲火毒中傷。痛不可耐。乃急由藥籠中。取出一種黑色之膏藥。遍貼余之週身。而火傷遂愈。火神因余至此。乃急設宴離宮。以爲余作洗塵之計。珍饈羅列。杯盤鑑然。而所進皆以圍爐中之獸炭。烈焰飛揚。滿盤燦爛。杯中之酒。赤者爲鎔鐵之汁。白者爲石炭之油。皆非尋常人間所可沾唇者。余雖無嚼焰吐火之能。覺所食者。皆爲至甘至美之品。

此時火神。方伴余飲宴。高睨大譚。不可一世。而余一時偶談及特蘭斯敦之

博物館。此中藏有各種神畫。皆奇妙怪麗。不可思議。時余酒已半酣。因言各種神畫中。火神最爲醜態。肆口狂詆。而火神乃大憤怒。突伸巨掌。以捉余之肩頭。如縛一雞。提至庭前一智井之側。而叱曰。汝失敬奴！不宜長居此間。請歸汝之原世界。將余向井中一擲。而余身遂不知所之。

余既入井中。目眩神迷。如在夢寐。而與向之入此噴火之口。正相反對。蓋初入噴火之口時。蒸鬱不可復耐。而今入此井。其寒冷之氣。沁人心骨。余髣髴此身已沒入南冰洋洋巨浸之中。爲寒浪所鼓盪。又念先刻已入地底之心。今復投入井中。將往何所。豈其道過地球之心。而直穿此直徑乎。余幼時在小學校中。頗聞地圓之說。至是乃益信。

余時游泳水面。漂流至一冰島。乃急上岸。將濕衣脫下。次第絞乾。而恰好對面忽來一船。余遂急呼救命。孰知此舟乃和蘭之探檢南冰洋者。既得發現。

該島之新地。又於此窮荒苦寒之地。而遇此好伴侶。遂偕余同探檢於南冰洋之各島。

經數日後。天氣忽又俄變。暴風起處。海水飛立。大傾地塌。帆折牆崩。飄蕩於海中。經九十日而至一處。則山明川媚。波平浪靜。令人心目一爽。海水一白無際。如銀波玉液。而微風過處。如聞百和之香。余此時覺口吻甚燥。乃俯首掬飲之。噫！噫！牛乳也！牛乳也！

今既見海水之爲牛乳。則此岸上之奇事珍聞。當更有不可思議者。於是乃急引舟登陸。其陸地亦有一種奇妙之情狀。作淡黃之色。掘地深數寸。皆一片無盡藏之牛酪。而余等同伴之中。乃有一人素不喜食牛酪者。至是遂大困難。自步入此島以來。始終掩鼻而過。然氣味醜烈。頗不能耐。呀然一聲。倒地氣絕。同人等見之。遂大騷亂。急出此島。而忽見後面有一羣之人。蜂擁而

來則此國之民。一手而三足。蹠躅而前。於其額角之上。陡生一角。似獨角之  
兕。而其角作喇叭之狀。發音管亦在此中。每一發音。聲震數十里。殊堪詫怪。  
余等乃遂出島。而孰知此島中共有九川。其七則爲牛乳。餘二川清冽異常。  
郤爲香賓之酒。且又此處葡萄甚多。纍纍之實。一望多作白色。迨其成熟而  
潰。則亦皆爲純粹之牛乳。

離此島後。浮海經六日。又至一島。則見其處森森之中。有極大之鳥巢。殆無  
倫匹。噫。諸君乎。倫敦都市塔。僅及其五分之一。而此巢中。乃有五百餘之卵。  
其卵之大。有如此邊之小舟。剖而分之。直可施漿楫。而爲航渡之需。余此時  
行近其側。乃破其一卵。此中有鳶二十頭。雖皆雛羽未長。然大已等初生之  
孩。余方貽愕其旁。而不知何時。已爲此雛之母所見。飛撲而下。突挾此船長  
於翼而去。轉瞬已入雲中。余此時周章無計。乃急踉蹌而逃。

## 法螺先生續譚

在此途中。不期見大道之旁。有少年二人。倒懸樹上。異常困難。余急詢之。則知此兩少年者。亦以各處旅行歸。而集其友朋親族。爲種種法螺之話。人以其信口開河。悉子虛烏有之譚。遂處以此刑。噫。諸君乎。彼虛言者。乃受此刑。是所以余之不敢作誑語以欺諸君也。

厥後余又至一處。則見此間之樹木。枝枝向下。根雖蟠結於泥中。而葉亦披拂於地上。如人之磬折者然。余大怪之。詢之土人。則曰。此邦之人。皆好禮君子。樹猶如此。見客至。則枝頭向地。以作鞠躬之狀。而過客則亦免冠作禮以答之。

既而船出大海。又經三日後。遙見數十里外浪影之中。有一大物。不和是鯨。是鱧。出望遠鏡窺之。先見其尾。則一極可恐之大魚出現。此時同舟中皆思逃避之法。而孰知不一轉瞬。魚已近船。巨口一張。船已吞入。第見魚齒排列。



如銀岩之狀。而數丈長軍艦之桅檣。髣髴爲彼剔牙之木。繼而入其咽喉。漸達胃袋。有如船之進港抵埠者然。風平浪靜。安穩異常。第有至困難之一事者。則醒臭之氣。如入鮑魚之肆。令人作三日惡也。

此時余復瞭望四邊。則見帆檣林立。其與我等所坐之船。同式者不可勝數。有腐其半而沉沒於水中者。有尙全體完好。而擱淺於小島者。然此港者：

……卽大魚之胃袋。……每日亦兩度之潮。方魚之吞水入胃袋時。卽爲

潮滿之候。吐水時。卽爲潮退之期。某日之晚。正在潮退之時。余乃一人出船散步其間。卽據登彼岸之高崗。……魚之臟腑之間。……以察此港之形勢。且行且思。默念此等之舟。將如何出險。方在躊躇之際。而忽見怒潮磅礴。知魚正吞水之候。乃急歸舟。

翌日。乃急召集各船之人。大開議會。此時余被舉爲議長。余登發言臺大聲

## 法螺先生續譚

以告各船員曰。諸君！今日欲求出險。祇有一策。衆曰。願聞。余曰。船上之桅。桿三四枝相接成一極長之木。撐住魚之咽喉。使不得開口。余等乃由此間逃出。衆聞言皆拍手。一同贊成。遂各依計而行。

此時恰好魚作欠伸之狀。我等乃急以預備之桅桿。支柱其咽喉。魚遂不得閉口。乃大呼曰。逃！逃！逃！急用力。各將己船駛出。而孰知心急慌忙。一時各船擠住於咽喉。壺盧之口。既不能前行。又不能退後。而此時魚亦如骨鯁之喉。萬分難過。猛然一咳。我等之船。遂由喉間直衝而出。此中有數船。不幸飛出時。與魚齒衝突。成爲粉碎。而余舟則首尾完好。尙幸無恙。

既出此魚腹之難。其喜蓋可想見。乃登甲板之上。眺望波光山色。則迥非南冰洋之風景。復細細考之。噫！乃在裏海之中。裏海者。諸君之所知。在歐羅巴與亞細亞兩洲之間。最大之內海。而四周皆爲大陸。余初不解何以至是。

則我等之舟。自吞入魚腹中。此魚已由西半球之南冰洋。而至東半球之裏海。亦由地底旅行。潛自地心橫貫而過。以至出裏海者。

此裏海者。屬俄羅斯。而與配脫爾士勃爾克距離甚近。此時余旅行已倦。且欲一覽此邦之風景。遂舍舟登岸。僑寓於此。後每日無所事事。日惟出獵以拓余懷。其時余於友人處。購得獵犬一頭。此犬伶俐異常。狀甚猛獠。獸過其前。無不爲彼所獲。後被他獵師所中傷。飲鎗而斃。

余哀此靈獠之已失。然決不肯放棄之。乃剝其皮。製一外褂。以爲是犬之紀念。每逢出獵之時。則披置肩上。而孰知此猛獠之犬。雖死不泯其靈。一日有兔過余前。余不及裝鎗。而忽自余外褂之上。自然飛出一鈕。如彈丸之不偏不倚。適中兔目。繼後凡有獸過吾前。其鈕皆能飛出。以擊中之。噫！諸君乎！不見我外褂之上。已失五個之鈕乎。此皆極確實之證據。明日倘再出獵。

法螺先生續譚

則此外褂之鈕。將不復存矣。  
諸君乎。諸君乎。僕與諸君且暫別！



乙巳六月初版  
同年同月發行



小說林  
版權證

發行兼  
編譯者

小說林社

印刷所

上海新聞新馬路福海里  
東亞改良印書館

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中市  
小說林

分售處

各大書坊

(小說林科學小說之一)

定價三角

(科學新法螺先生譚)

# 欽命二品頂戴江南分巡蘇松太兵備道袁 爲

給示諭禁事據職商孟芝熙稟稱竊職等以輸灌文明開通風氣推小說爲最爰糾合同志集有成款擇歐美小說中之新奇而宗旨正大者繙繹成書增進國民智識以輔教育之不及租定上海棋盤街房屋定名小說林陸續付印平價出售誠恐書賈射利翻印或增損字句改換名目希圖朦混嗣後凡本社印行不准他人翻刻除另稟

商務局憲外稟求准予立案出示嚴禁翻印並請札飭縣廨一體示禁並照會

租界領袖總領事立案以重板權並具切結聲明所著雙艷記美人妝福爾摩斯再生一案福爾摩斯再生二三案等書委係自行編輯並無翻印情弊如有朦混願甘罰辦等情各到道據此除批示分行縣廨一體立案外合行給示諭禁爲此仰書賈人等一體知悉毋得將小說林陸續所印各書翻刻漁利如敢故違一經查出定行究罰不貸其各遵切切特示

光緒三十一年三月十一日

豔情  
小說 離恨天<sup>上</sup>卷

三角

艷情  
小說 女魔力<sup>上</sup>卷

四角

豔情  
小說 影之花

四角半

豔情  
小說 銀山女王<sup>中</sup>卷

四角

偵探  
小說 大復仇

三角

科學  
小說 黑行星

一角半

偵探  
小說 銀行之賊

三角半

豔情  
小說 離恨天<sup>下</sup>卷

三角

豔情  
小說 妬之花

四角

豔情  
小說 銀山女王<sup>上</sup>卷

四角

偵探  
小說 母夜叉

四角

偵探  
小說 日本劍

四角

軍事  
小說 新舞臺二

四角

國民  
小說 無名之英雄<sup>上</sup>卷

四角半

俠義  
小說 俠女奴

二角

偵探  
小說 秘密海島  
卷上

四角半

國民  
小說 無名之英雄  
卷中

四角

國民  
小說 無名之英雄  
卷下

四角

艷情  
小說 萬里鴛  
卷上

四角

艷情  
小說 女魔力  
卷中

三角半

歷史  
小說 女英雄彈詞  
一角三分

偵探  
小說 玉蟲緣  
三角

▲再版各書

福爾摩斯 再生第一案  
二角

福爾摩斯 再生第二案  
二角

福爾摩斯 再生第五案  
二角

福爾摩斯 再生第八案  
二角半



地理  
小說 秘密使者 卷上

四角

地理  
小說 秘密使者 卷下

四角半

社會  
小說 啞旅行 卷上

三角半

偵探  
小說 一封書 卷上

三角

偵探  
小說 一封書 卷下

三角半

偵探  
小說 奇獄 一

二角

艷情  
小說 雙艷記

三角半

女  
界增刊 美人妝

二角

歷史  
小說 孽海花 初編

五角

軍事  
小說 新舞臺

軍事  
小說 軍役奇談

偵探  
小說 恩仇血

▲付印各書

偵探  
小說  
女裝偵探

冒險  
小說  
秘密海島  
卷中

艷情  
小說  
女魔力  
卷下

豔情  
小說  
俠情記

家庭  
小說  
小公子  
卷上

福爾摩斯  
再生第九案

歷史  
小說  
俠奴血

馬丁  
休脫  
偵探案

偵探  
小說  
狸奴角

歷史  
小說  
藥海花  
二編

艷情  
小說  
萬里鴛  
卷中

上海圖書館藏書



A541 212 0007 6628B

~~0431~~

善書店  
030